

上官云飞著

武林第一



武林第一人

上官云飞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石家庄

目

录

(上 册)

- 第 一 章 聚赌“仙人居”…………(1)
- 第 二 章 毒发松江舵…………(30)
- 第 三 章 妓馆巧避敌…………(57)
- 第 四 章 遇险大别山…………(85)
- 第 五 章 棋局换奇功…………(114)
- 第 六 章 虎穴救二女…………(143)
- 第 七 章 大战死亡谷…………(172)
- 第 八 章 误入七仙教…………(200)
- 第 九 章 奇获美女掌…………(228)
- 第 十 章 扬威武当山…………(255)

(下 册)

- 第 十 一 章 煮茶论英雄…………(283)
- 第 十 二 章 独孤三绝技…………(312)
- 第 十 三 章 肖剑秋殉情…………(341)
- 第 十 四 章 月仲桂拜师…………(370)

第十五章	比武习奇功.....	(400)
第十六章	茶楼戏四道.....	(428)
第十七章	群雄争盟主.....	(457)
第十八章	一战定乾坤.....	(485)
第十九章	云雨会巫山.....	(510)
第二十章	重返梦幻宫.....	(537)

第十一章

煮茶论英雄

喊话人了然之所以惊呼出声，便是由于他先时拍向上官明一掌，登被其身上异物所伤，至今手掌尚自疼痛。眼见登云将重蹈复辙，心中自是大惊，这才失声惊呼。

然登云掌势未减，右手仍是直拍而出。

众围观者刚才目睹了然受伤经过，此时见登云也如了然一样挥掌拍出，均是一凛，都道此番又是失败。

只有了然面色不改，卓然挺立，二目一眨不眨地盯着斗场。

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众人细看时，只见上官明跌跌撞撞连退五步，“扑通”一声坐倒在地。

众道登时一片欢呼。

了然张目而望。

了尘则面呈微笑。

只有上官明惊诧莫名，坐在地下，一动不动，仍是不明所以。

登云则缓步上前，伸手相挽，口中连连致歉道：“少侠勿怪，贫道一时失手，深表歉意。”

原来上官明见对方挥掌拍来，心中暗自一喜道：“来得好，小牛鼻怎知我有金丝背心护体？”窃^x深盼对方掌力越强越好。

孰料对方掌未及体，而掌风如山般压来，连呼吸都为之一滞。急忙间运功相抗，又谁料不抗还好，一抗之下，反震之力更甚，尚未明白所以，自身已踉跄后退，“扑哧”一声，跌坐在五步开外。

上官明坐在地下，心道：“这下可栽到家了，不意小道士竟有隔空打掌之能，落败事小，恐怕功力也将因此大减，倘内腑受伤，可是麻烦得紧。”然试一运气，周身无异感，心中一喜，又值对方伸手相扶，便微一用力，挺身站起。

“这次不算，”小道士朗声道，“咱们重新比过。”

上官明正有此意。刚才落败，当真是不明不白，稀里糊涂，心中甚是不服。口中答应一声，随着身体弹起，一招“西子捧心”，急使而出。

这一下变起仓促，两人相距又近，上官明又是全力施出，自忖万无不中之理。却不料他快他也快。双掌甫自一翻，对方已伸指点出。

小道士点出的一指，部位、时刻、拿捏之准，妙到毫巅。指风破空有声，从上官明两掌之间穿入。他若继续推掌，胸口膻中穴便会被点，即便击中对方，自己也会立时呆

立在地。倘对方略一用力，自己焉有命在！盖膻中穴乃胸部要穴，恰值心脏所在。哪里还敢硬抗，忙不迭错步闪身，同时右掌倏然上扬，疾对方面部，却是一招“文君当炉”，那扬起的手掌正是斟茶之状。

这一下中途变招，快逾闪电，五指如钩，疾抓而至。

旁观众人齐声惊呼。

了尘也悚然动步。

看登云时，却见他不闪不避，在上官明五指抓到的瞬间，口一张，一股气流迎着上官明手掌急射而出。

气流一触手掌，上官明便感掌心微微一麻，大惊之下，弹身疾退。然登云如影随形，跟踪追到，右掌从左掌下穿出，指风急射而至。上官明只顾应付上面气流，哪防对方另有杀招，一个措手不及，肩井穴已感异样，方自一怔，上身四大要穴一一被封，气血一滞，登时便凝立地下。只有两眼尚骨碌碌乱转，几不信世间有这等奇事。

“少侠勿惊，咱们再来比过。”登云右手一扬，五缕指风激射而出。上官明自感身上一轻，被封穴道已解。

本欲再次挥拳扑击，但一瞧对方神情，心知即便再行出手，也是失败，徒有自取其辱，不如就此认输好了，想至此，“哈哈”一笑道：“小老弟果然不凡，谅你师傅、师祖也无此本事。在下认输便是。”

“承让、承让。”登云微笑道。

“山高水长、后会有期。告辞。”上官明一抱拳，向众人环施一礼道。

“少侠且慢，请进观内奉茶。”不知何时，观门出现了一位干瘦矮小老道。

上官明定睛看时，见来人面色青黄，一脸病容，身不满五尺，状极萎琐，只要一阵风过，便会倒地不起。心想：“此是何人？二目无神，甚至不如常人，却怎的在此出现？”

却听众道一齐躬身施礼，同声道：“恭迎掌门人。”

上官明心头一怔，暗道：“威镇武林的武当掌门人无为道长，莫非便是此人？何以如此平庸？”看其目光，也不见有甚异处，甚而至于有些散乱。

大凡目光无异者，无非是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毫无真才实学，本就是位凡夫俗子，另一种是功力奇深，已达反实入虚的高超境界。上官明左瞧右看这位掌门，无论从哪一角度看，都不象有甚高深功力，心道：“不妨先试他一试。”想至此，趋前一步，双手提拳，拱手为礼道：“原来是为无道长，晚辈有礼了。”口中说着，暗中却是一招“貂蝉拜月”。

上官明暗中施出此招，且是集全身功力，倘能一举击败无为道长，则自己刚才虽败，也就无甚大碍，稳稳将武当踩在脚下了。

岂料此招一出，无为道长竟似不觉，仍是微微发笑，缓缓伸手，向上官明手腕搭来，望去，似是十分亲切。

“武林后起之秀，异日必会大放异彩，可喜可贺。”无为道长面带微笑，语气竟很是欢快。

上官明眼看对方含笑近前，伸手来握，心中一凛，哪里还敢答话，紧催内力，希图最后一搏。

劲力甫催，便觉有异，自己用出的浑厚内力，竟然消失净尽，前边便似空无一物，心中大惊，暗道：“他会吸功大法？”

想未已，手腕一紧，已被无为道长握住。

“少侠勿辞，请观内奉茶。”

明明见对方出手甚缓，偏偏自己未能避开。上官明当真是莫名其妙。手腕被握，并不觉有甚异处，但欲抽出手来，却似难如上天。那手腕便似被一股内力吸住。他抽手越甚，吸力越大，若任凭对方握着，却又如常时一样，毫无异样感觉。

无为道长面上微笑，牵着上官明手腕，举步向观内走去。

上官明却身不由己，欲退不能。

旁观众人见掌门人与上官明十分亲热，均想定是欣赏小娃娃武功高超之故。却不知上官明已经受制。只有了尘、了然、了清等二代弟子心中明白，但均知掌门人天性仁慈，此时破例接见上官明，实是给足了他面子。

上官明见众人对这瘦道士如此恭谨，知其不是冒牌掌门。又见对方并无加害之意，实际也不由他自己，便只好顺水推舟，与无为道长携手而行。口中“嘻嘻”一笑道，“前辈既执意相请，晚辈自当从命。能见前辈慈颜，实乃生平大幸。”心中却兀自骂道：“一辈子不见你这瘦牛鼻子，那才是一生大幸呢。”

一行人来至大庭，分宾主落座，早有小道士献上香茗。“了”字辈二代弟子一旁作陪。

上官明正感口渴难耐，也不客气，端茶便喝。

一杯下肚，只觉入口生津清香直透脏腑，连称“好茶、好茶”！

口喝少解，二杯执手，便细加审视，只见杯中茶叶舒卷自如，上下翻飞，张开来，似飞蝶翩翩，合卷住，如鱼得水，茶色清冽，略显深黄，更有清香缕缕，随着那袅袅蒸汽，扑鼻而来。

上官明在梅庄时，常听梅庄主梅保与夫人玉兰细论茶道，他自己虽不深通，但听的多了，对此道也少知一二。此时一见茶叶翻飞之状，已知是名茶无疑，不觉脱口道：“此茶若用泥壶盛饮之，其清香当更增几分。”

“咦，少侠莫非也懂茶道？”无为道长干瘦焦黄的脸上呈现出一丝笑意。

“论懂，不敢，略知一二而已。此茶产于云贵，”上官明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道，“该地最多瘴气。春秋之季尤甚。此茶春生，夏长，秋实，正值瘴气最旺之时。然它却吸瘴气之精，扬地气之劣，在风雨飘摇中愈见茁壮。待到秋季来临时，却已是枝叶繁茂，摇曳生姿。”

“瘴气也有精华？”了清忍不住问道。

“这个自然，万物皆有利害、优劣，害愈大，利愈多。便如樱粟，何尝不是毒品，但医家用之于镇静、麻醉，却又是大大利物。”

“此话有理，阴阳相克，正负相依，成败相关，利害相连，世间万物皆然。而何况瘴气。”了尘接言道。

“然此茶极不易见，山深林密之中，背阴向阳之处，或有一株两株。能饮此茶一杯，已是莫大机缘。况且，此茶更有一种好处。”

“少侠请讲。”无为含笑道。

“此茶产于瘴气之中，本应通体皆毒，却不料偏生古怪，饮下少许，专可却瘴，对其他毒气，也有预防之效。”

无为“哈哈”大笑道：“妙哉妙哉，少侠博闻强识，对此茶源渊知之甚详，大概知其名称吧？”

“可是‘关公茶’？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！来呀，将我室中之茶——端来，让少侠逐个品尝。”无为道长一挥手，早有年青道士走马灯似的端出茶来。

“妙极，妙极！”上官明接过一盏，用舌尖吸饮少许道，“这‘女儿娇’可谓峨嵋极品，咦，却怎的另有一种清凉之气？”

“你果然品出来了。”无为“哈哈”一笑道，“你可知此茶清凉之气何来。”

上官明低头吸入少许，舌尖搅来搅去，二目微闭，良久未语。

无为瘦削的脸上，此时隐泛红潮，这位刀在脖颈都不皱一下眉头的武林耄宿，此时为了一口茶，却显得紧张万分，生怕上官明讲不准此茶来历。

良久，上官明二目微睁，“嘻嘻”一笑道：“这女儿娇明明是四川峨嵋极品，却怎的带有天山冰雪之气？必是采下后，专程远抵天山，在天山雪峰受冰雪之气而后方有此清凉之味。”

“高，高！老弟果然高。”无为掌门猛然立起身来，惊喜之情，形之于色，连称呼也由“少侠”改为“老弟”了。

“识见高，品评高。”了尘也接口道。

原来上官明所说丝毫不差，女儿娇确曾采下后，又运到天山过冬，在茶香之外，又加上了些许清凉。

“这是凤尾茶。”上官明又接过一只茶杯，品了一口道，“此茶用上古瓷杯饮之，当真是更增清香。宋瓷便有些欠妥，元瓷更是不成，将茶香尽数冲了开去。只有这上古瓷杯，方为佳品。”

无为道长见上官明不仅懂得茶理，且还精通茶具，心下更为惊喜，大有相见恨晚之叹，转身走向内室。

上官明正自疑惑无为何以突然离去，还道自己胡说八道，

妄言招烦，人家是拂袖而去。却见无为掌门手中托有一只木盘，木盘上放着各式各样的茶杯，快步而出。

上官明定睛看时，不由“啊呀”一声惊呼。原来托盘上的茶具，无一不是百年罕见的珍品。

有夜光杯、紫檀杯、白玉杯、古瓷杯、象牙杯、犀角杯、虎骨杯。还有金光闪闪的金杯，银光闪闪的银杯，直瞧得上官明目瞪口呆。

“夜光杯、白玉杯用来饮凤尾茶，女儿娇，可增茶色；紫檀杯、古瓷杯饮茉莉茶能添清香，象牙杯、犀角杯、虎骨杯若用来盛放青竹、白兰、龙井，茶香之醇厚、茶色之清丽，当为举世无双，”上官明侃侃道来，无为道长不禁拍案叫绝，连连称“妙极，妙极”。

“老弟不仅是武林奇芭，且是茶国英雄，贫道自叹弗如。”无为道长清瘦的脸上满是笑意，口中赞叹道。

“今日得闻少侠高论，真可谓顿开茅塞。”了尘也笑道。

“了不起，高！”了清也出言称赞。她是好强之人，能得她称赞，那是十分不易之事。

“高吗……也不敢说高，即如观中弟子登云，那才是高，人才高，武功也高。不知此人是哪位道长高徒？”上官明先是一丝愧色，自己败在一位小道士手中，可谓小河流里翻了船，大出意外。

“哈哈，老弟可把我们这些道长抬高了，满观之中，又有哪一位能作他的师傅？”无为道长一笑道。

“然则他那武功……”

“全是从书中看来的。”

“这……这不可能。”

“他是藏书阁无名小道士，闲来无事，喜欢博览群书，周易、卦、医卜星相无一不读。武当有几本秘籍，他自己读得熟了，不意竟得奇功。”了尘微微一笑道。

“如此讲，道长早已知悉。”上官明讶然道。

“那是在今春，清晨起来，贫道上后山练功，”了尘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。缓缓道，“正行时，突感自身撞在一堵墙上。”

“一堵墙？”了清大惑不解道。

“是一堵墙，不过不是铜墙铁壁，”了尘一笑道，“而是软绵绵的墙壁。贫道一怔之下便即止步，游目四顾，却又不見异。心道：‘我天天来此，今日莫非自身有了毛病？’但试一运气，周身经络畅通，诸穴如常。当时我深感惊奇。”

“怪不得今春，我见师兄常常面呈不安，莫不便是为此？”了清接口道。

“不错，一连几天都有此象，却一直不知为何。不过每次都遇上过一人。”

“登云。”了然插言道。

“不错，他总是在前方那块巨石后边，盘坐运气。”

“你可曾想到是他？”上官明也忍不住问道。

“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一个管理书库，清扫尘埃的小道士，又怎会与那松软的墙壁相联？”了尘微微一笑道。

“那道长是怎样发现他有异能的？”上官明道。

“那是在你第一次来武当之前，”了尘面向上官明，微微点头道，“那日半夜三更时分，武当观来了一位年青人，当时师傅正在闭关。”说着话，向着无为掌门微微躬身。

无为道长含笑点头。

了尘接着道：“我自然要率同门下弟子迎战来人。不人功夫奇高，一把折扇……”

上官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莫非是银扇公子，那可是个假小子。”

只听了尘继续说道：“指东打西，武当三代、四代弟子皆非其敌。当此时，贫道只好上手。”

上官明心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怪不得你中下奇毒，那银扇公子可是用毒大家。”

“斗有三、四十个照面，贫道看着便要将他擒获，孰料突然间，他袖中飞出数种毒物。”

“当时我也在场，似有蜘蛛、青蛇、毒蝎之类。那蜘蛛、毒蝎被师兄避过，可那青蛇却十分怪异，竟然在空中折转身体，疾攻不退。”了清插言道。

“青蛇被师兄掌力一迫，空中转身，向贫道电射而来，当时贫道正应付来人攻出的一扇，看着便要青蛇咬中，师兄横掌攻向毒蛇。我未受伤，师兄却被那毒物咬了一口。”了然接言道。

“连我都抵不住青蛇的攻袭，而来人又接二连三地掷出毒蝎、蜘蛛等。贫道当时不禁长叹道：‘武当危矣’。”了尘道长说至此，似乎勾起前情，一声轻叹，接下缓缓说道，“突然间，那青蛇由空坠地，挣扎几下便即死去。而手持折扇之人，在一惊之下，也晃身而退。贫道当时已自封穴道，青蛇虽毒，一时也奈何不了我。除臂上麻痒之外，头脑自是很为清醒。定睛看时，却是登云推出了两掌。”

众人全都凭心静气听他言讲，竟无一人出声。虽已料到必是登云，但由了尘口中说出，仍是不由一怔。

上官明更是意外，他想不到那银帝假小子，却也是败在小道士手下，登时便觉得有人为伴，仿佛不太丢人似的。

“贫道当时猛然想起，自己原先遇到的无形墙壁，必是这小弟子所为，心下自是惊喜非常。”了尘缓了缓气，接着说道，“只是他何以有此奇功，贫道竟是大为不解。”

“后来便问了掌门师傅。”了尘单掌当胸向着无为施了一礼道。

无为仍是含笑点头，似是许他讲下去。

“听师傅所言，原来武当一派始祖，便是在一次周游名山大川时，偶然拾得一本小册子，细加审视后，方知是一种传自南域的经书，书上记载有练气法门及沿经络运气之方。那原本是用来强身健体，但始祖聪慧异常，竟然练就了不世奇功。之后历代相沿，运气之法、武功招式多有演进。那本小册子便封存在书库之中。不意登云小弟子机缘凑巧，在一次晾晒经书时发现了此书。他反正闲来无事，便将其反复研习，竟也练出了一身功夫，可谓又走了始祖的老路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真难为他了。无师自通，没有相当的悟性是不成的。日后那位小道兄，必可光大武当门户。”上官明也不禁叹服道。

“小兄弟夸奖他了。去，唤登云前来拜见。”无为掌门道。

“拜见？不敢不敢，认识一下，晚辈已是莫大荣幸。”

孰料派出唤登云之人，一连去了三位，竟无一人返回报信。众皆大奇。

了清第一个沉不住气道：“弟子亲去一瞧。”

“速去速回。”无为道长微微点头道。

了清去不多时，回来时满面惊疑之色。

众人一见，同时立起身来。只有无为道长面色神情如前。

“说吧，怎么回事？”无为道长语气严肃，沉声问道。

“登云与三位唤他的弟子，均告失踪。”了清颤声道。

众皆一凛，目光同时望向无为道长。

无为道长缓缓立起身来，向众人一挥手道：“都去看看。”

众人闻言，随在无为道长身后向二重腰门走去。

上官明见武当出了事，自不好抽身便走。正欲随在后边同去，却听无为道长止步回身道：“武当有事，不便多留小兄弟。了尘替我送客。”

“请，少侠这边走。”了尘用手向前门一指道。

“倘须晚辈效——”上官明话未完。

“倘须小兄弟帮忙，贫道自会差人相请。”无为语气很是坚定。

上官明心道：“牛鼻子好横，谁又稀罕帮你了？走便走。”这才向众人一拱手道：“在下告辞。”

下得天柱峰，天色便完全黑下，上官明边走边想道：“这些牛鼻子怎的全不知好歹？本公子好意助拳，他却非要赶我离开，真是可恶。”他却不想这是无为道长有意安排。一是本派之事，不喜外人插手，好似武当派没有高手似的；二是担心他有甚不测。实在是为他打算。他还道武当一派全是混蛋。

心中恼怒，脚下自然加快，看看天色不早，极想寻一落脚之地，好生休息一宿之后，再赶赴少林。

孰料走了许久，却总在乱石岗上转去转去，便似永也走不到尽头。

上官明越走越吃惊，心中暗道：“武当山当真古怪，天柱峰下来许久，却怎的尽是乱石荆棘。”

突地，一个阴恻恻的声音起自身边道：“娃儿，你擅闯老身禁地，该当何罪？”

上官明骇然止步，游目四顾，却不见有甚人影。以他目前功力，夜间视物，虽不能如白日一般，丝毫毕见，但与常人相比，已是明亮了许多，更何况说话者，是一位活生生的大人，然他竟未看见。

这一下，上官明只惊得亡魂皆冒，几疑遇上了传说中的鬼怪。那声音明明便在身边，却不见人影。

“讲！”那声音便似一把钢刀，直插入上官明心脏，不由自主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。

他在未出江湖时，便听说，一个人功力练到一定程度，在与人讲话时，可以扰乱对方听觉，使对方无法分辨出自己所在。他现在便遇到了这种情况，不仅见不到说话人身影，而且说话人身在何处，那声音来自哪个方向都分辨不出，只感到入耳心惊，便似起自四面八方一般。

上官明心知遇见了异人，而且是位功力极高深的异人。对方自称“老身”，想必一定是位年老婆婆。便急忙抱拳躬身，朗声道：“晚辈上官明，误闯前辈禁地，并非有意，望前辈恕罪。”

“转过身来！”声音冰冷至极，阴森可怖。

上官明闻声，身不由己转向后面，定睛看时，身后是一堵巨岩，哪里有丝毫人影。